

臆測與真實——以王維「連山到海隅」詩句詮釋為例

簡錦松*

目 录

1. 前言
2. 虛構與想像不可用於談論非樂府體詩
3. 「連山到海隅」的真實
4. 結論

1. 前言

今人對於唐詩的真實性，流傳著許多誤解。誤解的原因來自於兩點，第一點，是今人普遍接受了西方文學觀念，往往以西方文學觀念來解釋中國古典文學。第二，是從宋明以來，常常把非樂府詩和樂府詩混為一談，樂府詩本有虛構與誇飾的需求，被轉移到對非樂府體裁的詮釋上。

百餘年來，日本率先西化，中國自白話文運動以後，文學的主流觀念也都是西方傳來的。西方文學以小說為主，小說以虛構為本，重視想像力的飛騰，越是不顧情理而翻空益奇的想像，越受歡迎，至其極致，小說拍成電影，想像進而為科幻。這樣的觀念，已經深深地滲透到人們的思維中，所以，我們常常看到「詩的意義本在抒情言志，有其藉物起興、虛構想像之處。」的言論，其實，「藉物起興」是古代從《詩經》的「賦、比、興」發展出來的說法，而「虛構想像」則是現代西方的觀念，兩者被混同在一起，用這種觀眼光來看唐詩，以古人的真實當作想像，以自己的臆測代替詮釋，其實是不可以的。

* 本文作者原任台灣 國立中山大學中文系教授，2017年9月至2018年8月，在韓國外國語大學擔任交換教授。

中國古典詩，從魏晉以來，就分流為「樂府體」和「非樂府體」兩大體系，魏晉南北朝的「樂府體」的詩篇，使用樂府題目，對於內容和技巧，也有其體裁的內在要求，又稱「樂府系統」；「非樂府體」的詩篇，從題目上就迥然不同，寫作內容與技巧，也不相同，又稱「古詩系統」。筆者在《「指物寫實」與「依詩求證」—唐詩現地研究作法舉例》一文中曾有清楚的界定：¹⁾

「古詩系統」和「樂府系統」兩大系統的作品，體裁各自形成特色，從出發點就不一樣，「樂府系統」有三大特色：(1)內容為客觀公開的事件或傳說的故事；(2)詩中允許對話；(3)內容用語需要誇飾手法。相反的，「古詩系統」對樂府詩的三大特色，呈現相反的需求：(1)所寫的是自己本人或與贈答者間的私事；(2)詩中不可對話；(3)僅允許在聲明為比喻下，使用少量的誇飾形容。

到了唐代，古樂府已經很少人寫了，但如果寫樂府古題，或是後世稱為「新樂府」的詩篇，基本上都還承襲著古來的傳統特色。

比較容易被誤解的是「七言歌行」，唐初的「七言轉韻體」同時有「樂府」和「非樂府」兩種作法，²⁾其中非樂府體的七言轉韻詩篇，如上官儀〈和太尉戲贈高陽公〉、宋之問〈桂州三月三日〉、沈佺期〈入少密溪〉之類，性質和一般的古、近體詩沒有什麼兩樣。以樂府體式寫作的七言轉韻體，多以「歌」和「行」為題目，一般簡稱為「七言歌行」，這些詩篇才帶有樂府的表徵。不過，唐人歌行畢竟不同於古樂府，他們常常揮霍著樂府誇飾的本色，卻用來寫與本人相關的事，例如杜甫的〈醉歌行〉送從侄下第歸，岑參的〈白雪歌送武判官歸京〉在輪臺東門送武判官之例，不勝枚舉。又如白居易〈長恨歌〉與〈琵琶行〉，〈長恨歌〉像電影一樣演出唐明皇與楊貴妃的故事，〈琵琶行〉的主角就換成了自己和眼前的女子。但即便如此，七言歌行既然以歌行為題名，就或多或少受到樂府特色的渲染，「古詩系統」和「樂府系統」兩大系統的區隔，還是很分明。

1) 見《成大中文學報》，第37期，2012年6月，第37-80頁。

2) 請參看簡錦松：〈唐代「非樂府題七言轉韻體詩」的創體意義〉，韓國《東亞文化》第51輯，2012年12月，第273-331頁。

宋明清以來談詩的人很多，時常有人為逞口舌之快，忽視「樂府體」與「非樂府體」的體裁界限，把樂府詩中的虛構、故事設定與誇飾表現，說成一般作詩的現象，這種例子雖然不多，流傳到當今，卻成為今人以「虛構想像」說詩的張本。

本文分為兩節，第一節先簡單舉出一些實例，指出虛構與想像不可用於談論非樂府體詩，第二節針對王維「連山到海隅」句中的唐代官方地理知識，指出眾人以「誇大」、「想像」來解釋本句，乃因不懂唐代地理學而以臆測說詩。

2. 虛構與想像不可用於談論非樂府體詩

中國「非樂府體」詩(用唐詩的分類來說，就是古體詩、近體律絕)的來源是「詩言志」，「志」是什麼？就是「不動的心」，「不動的心」是無法外現顯的，所以，從「詩言志」到能夠用文字呈現，必須經過一個過程，就是〈詩大序〉所說的：「詩者，志之所之也，在心為志，發言為詩。」、「情動於中而形於言」。³⁾「所之」解釋為「所往」，心要動起來，有所往，才能被看見，讓它勃勃起來的東西就是「情」。因此，作詩是什麼？簡單的說，就是寫自己的心思，寫自己的事情，來給別人觀聽。這樣一來，寫詩就像寫信給朋友，對朋友寫信不應該虛構言事，同理，作詩也不可能虛構想像，這是一定的。

喜歡講「虛構想像」的人，多數會援引李白〈秋浦歌十七首之十五〉的「白髮三千丈，緣愁似箇長。不知明鏡裡，何處得秋霜」，⁴⁾主張詩中的數字都是誇大想像。其實〈秋浦歌〉是樂府詩題，屬於「樂府體」類。古樂府的寫法像在拍電影，偶像劇的主角都是俊男美女，還要美服倩妝，比如〈陌上桑〉裡的羅敷：

3) 見不著撰人：〈國風·周南·關雎序〉，《斷句十三經經文·毛詩》(臺北：臺灣開明書店，1991年)，第1頁。

4) 見清·彭定求等編，《全唐詩》(北京：中華書局，1960年)，第167，第1723頁。

羅敷善蠶桑，採桑城南隅。青絲為籠係，桂枝為籠鉤。頭上倭墮髻，耳中明月珠。細綺為下裙，紫綺為上襦。⁵⁾

從她攜帶的籠子，到頭面的珠飾、身上的衣服，樣樣都很精美，根本就是女主角的妝扮。有人說，羅敷既然有珍貴的明月珠，還去採桑作什麼？這是不了解樂府體制的說法。有了美麗的女主角，還要有能夠凸顯其美麗的場景，於是，接著我們就看到了：

行者見羅敷，下擔捋髭須。少年見羅敷，脫帽著幘頭。耕者忘其犁，鋤者忘其鋤。來歸相怨怒，但坐觀羅敷。

那種被人人競相觀看的美，幾乎是人間不可能有的，不但如此，她的智慧還可以公開折服本地的太守，而且，她的丈夫也是富貴的大官：

東方千餘騎，夫婿居上頭。何用識夫婿？白馬從驪駒。青絲繫馬尾，黃金絡馬頭。腰中鹿盧劍，可值千萬餘。十五府小史，二十朝大夫。三十侍中郎，四十專城居。為人潔白皙，鬢鬣頗有鬚。盈盈公府步，冉冉府中趨。坐中數千人，皆言夫婿殊。

到了最後這一幕，把場景和角色的層級提到這麼高，更加完全是拍電影的手法了，單單用誇飾來形容它，還不足以說明其作法的特性。

李白〈秋浦歌〉已經是唐代的詩，比起古樂府全盛的魏晉南北朝時期，風氣已有轉變，即使這組詩以「歌」為名，內容也確實殘存了樂府體特徵，但它已經向「非樂府體」的作法接近了，所以，首句雖然說了「白髮三千丈」，第二句就用了「似」字，明白告訴你：「我在作比喻」。既然已經告訴你是比喻，不管比喻的說法有誇大(三千丈)，它的本體(白髮)的真實性仍然不變，就不是對事件的虛構想像。

更常被舉例的還有李白〈望廬山瀑布水二首之二〉：「日照香爐生紫煙，遙看瀑布掛前川。飛流直下三千尺，疑是銀河落九天。」⁶⁾ 很多人把「飛流直下

5) 見逯欽立輯校，《先秦漢魏晉南北朝詩》(北京：中華書局，1983年)，第9卷，第259頁。

三千尺」視為李白的誇大用語。其實，以唐小尺(1尺=24.578cm)計算，⁷⁾ 三千尺不過737.34米，筆者於2003年攀登廬山五老峰時，途中(29°32'41.50"北，115°59'25.10"東，海拔1001米)曾拍攝到瀑布從南面山嶺岩石間飛懸而下，瀑布頂部高約1000米弱，下垂約100餘米，形成小潭。



圖1 廬山瀑布

單單看這段百米的瀑布，並不足以了解李白的詩境，必須注意的是，這小段瀑布下方仍是陡急的峭壁，水流再度急下，到29°32'19.75"北，115°59'17.47"東，海拔約575米處，地形才漸趨平緩。由於已在崖下，開始有240縣道通行。

6) 據楊際平：《唐代尺步、畝制、畝產小議》，《中國社會經濟史研究》，1996年第2期，第32-44頁，云：「吳慧等先生計算，唐代小尺為24.578cm。」

7) 見《全唐詩》，第180卷，第1837頁。

溪水最後流到星子縣樟恕橋東南注入鄱陽湖。因為這一帶已經淺淤，實際上要到紫陽堤外才真正注入湖中。



圖2 同圖1拍攝點向南拍攝，瀑布從照片右下方的山頂巨岩中流出，背後最高山為漢陽峰。



圖3 自前述GPS點，向東南拍攝瀑布下方的星子縣西郊，照片中心的地面高度約200米，前方星子縣鄱陽湖的冬夏水位約12至22米，與瀑頂高差甚大，突出了飛流直下的特徵。

從〈圖2〉和〈圖3〉的輔助說明可知，這道瀑布從大約1000米高的懸崖飛墜而下，瀑流雖然僅百米，但從崖頂到崖腳的落差已有四、五百米，李白詩中用了「掛」字，應是從山下仰觀，他粗略地估算了山高，山頂高度超過四千尺，山頂到崖腳高度超過了二千尺，在四千尺與二千尺之間，他選擇了「飛流直下三千尺」，是很正常的。還有一點，此處的句子需要兩個平聲字，「二千」是「仄平」不可以，「四千」也不可以，只有「三千」才合平仄，所以採用了「三千尺」，只可以說是基於真實所見，合理地選擇了適用的詞語，那裡是由想像而發出誇大之詞呢？

當代中國有了新的解釋，是以廬山南端秀峰的一座小山為香爐峰，以這座小山對面的開先瀑布為李白所詠的瀑布，牽合得甚為巧妙。⁸⁾ 開先瀑布是不是這兩首詩的書寫對象？從李白兩首詩都強調瀑布所在地之高，〈望廬山瀑布水二首其一〉裡還有「噴壑數十里」之句，強調瀑布的後續水流有數十里來看，開先瀑布沿流至注入鄱陽湖，約僅6.3(14.3唐小里)公里，〈圖1〉所見的瀑布，下行注入鄱陽湖約12.8公里(29唐小里)，比較起來，低藏在密林深谷中的開先瀑布，在憑高與流遠兩方面，都與詩意的差距較大。但這不是主要的問題，主要的問題在於後人把「香爐峰」讀錯了。

從南北朝詩到唐詩，凡稱「香爐峰」，都是指整座廬山，香爐峰就是廬山，廬山就是香爐峰，別名而已。江淹〈從冠軍建平王登廬山香爐峰詩〉云：「中坐瞰蜿蜒，俯伏視流星」和鮑照〈從登香爐峰詩〉云：「青冥搖煙樹，穹跨負天石」，都極言其高，秀峰景區那種隱藏在廬山主峰南面的700米小山，不能當此稱。皎然〈送廣通上人遊江西〉所云：「香爐七嶺秀，秋色九江清。」更是以「香爐七嶺」，全部括取了廬山上的七大主峰。特別是白居易〈登香爐峰頂〉一

8) 現代中國在廬山南開設了「秀峰景區」，利用開先瀑布(又名秀峰瀑布)的天然美景，指為李白「飛流直下三千尺」一詩的所在，他們為了符合「日照香爐生紫煙，遙看瀑布掛前川」的寫景，也把香爐峰的山名移到瀑布對面的一座相對低矮的峰頂(位於29°28'30.70"北，115°57'40.35"東，海拔約675米，漢陽主峰東南159.6度)。據中華民國參謀本部陸地測量總局在民國16年1月印製的〈五萬分之一尺地形圖-沙河幅〉(本幅為廬山地區)，以及民國25年12月迅速測圖，26年7月製版的〈隘口幅〉，香爐峰繪於漢陽峰東偏南117.59度，海拔1055米，秀峰這座小山，並非前人所謂香爐峰。

詩，把山嶺之高峭，絕頂之危窄，與夫觀景方位，都作了清楚的指述：

……攀蘿躡危石，手足勞俛仰。同遊三四人，兩人不敢上。上到峰之頂，目眩神恍惚。高低有萬尋，闊狹無數丈。不窮視聽界，焉識宇宙廣。江水細如繩，湓城小於掌。……

像這樣的形容，絕非秀峰景區的香爐峰，或是民國五萬分之一圖中所繪的香爐峰，可以承受的。筆者曾經親自登上五老峰頂測量和拍照，「高低有萬尋，闊狹無數丈」所形容的，正是五老峰絕頂的地勢與形貌，同時，這裡也正是下眺長江和古九江城的方位，我曾拍了照片，可惜因為山高和空汙雙重影響，拍攝的效果不好，僅具輪廓而已。

從上述諸家的詩句中，完全可以證明香爐峰就是整座廬山。後人不知此理，在山上尋覓，先後為四個山頭命名為香爐峰，⁹⁾ 總歸無效。此外，白居易詩中，像「萬尋」和「細如繩」、「小於掌」，大到以萬為數，小到比細繩和手掌還小，都是典型的基礎於現地實況的誇張比擬，古詩體系的創作法式，並不排斥這樣的手法，在此補充說明。

李白還有〈朝發白帝城〉詩的「千里江陵一日還」，也常被拿來作李白詩誇張的標本，我在《親身實見——杜甫詩與現地學》一書已經作了詳細的解讀，這裡就不再舉出。¹⁰⁾

也有人喜歡舉岑參〈走馬川行奉送出師西征〉詩的「輪臺九月風夜吼，一川碎石大如斗，隨風滿地石亂走」三句，以為是寫作邊塞詩的誇大筆法。會有這樣想法的人，乃是誤解了唐斗的大小，並且也不了解新疆地理氣候特徵，才會

9) 另外兩個，一是廬山景區北大門外，29°40'17.32"北，116° 3'9.59"東，海拔僅49米，以「香爐山」為名。沿廬山大道向西北行駛2.4公里，在道路左側可見。一是清·王士禛《漁洋詩話》，卷上，收入丁福保編，《清詩話》（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頁183，云：「香爐峰在東林寺東南，下即白樂天草堂故址，峰不甚高。」東林寺東南的小山岡，屬於廬山坡腳，上有寺塔，現在增修了往廬山的索道，不知王士禛當年是不是曾被命名為香爐峰，現在已無此稱。

10) 請參見《親身實見——杜甫詩與現地學》（高雄：國立中山大學出版社，2018），第2章第3節第1小節〈千里江陵，幾日可還〉，第32-37頁。

把寫實認作誇大想像。

唐代一斗的體積有多大？今人胡戟據日本山下泰氏實測正倉院所藏「隋大業合」，容水量為19.91毫升，（100合等於1斗），再參考中國歷史博物館所藏「律量斗」等古器物，計算其容積後，推論唐代一斗容量為2000毫升。¹¹⁾以家用的圓鍋來說，內徑直徑18公分，深約8公分的圓鍋，容量就是一唐斗，讀者可以由此想見「一川碎石大如斗」中每一顆石頭的大小，其實並不特別誇大。



圖4 新疆西部尼勒克縣伊犁河畔，平野上大石如斗，拍攝地點在30°25'32.69"N,112°23'22.55"E，海拔801米°

〈圖4〉照片中的石塊大小尺寸，正是所謂「碎石大如斗」。我在新疆考察時，便常常看到像這樣的碎石地。至於斗大的石頭隨風滿地亂走的情形，在新疆也不稀奇。每次沙塵暴來襲，捲起大石，擊破車窗傷人的事，時有所聞，因而一旦有沙塵暴警報時，人車都禁止通行，我也親自遇到過一次沙塵暴的交通管制。在此詩中，岑參以「風夜吼」來形容，可見正是暴風時候，他形容石頭飛走的可怕景觀，是有真實基礎的。

真正出於想像的誇張的寫法，是李白〈北風行〉的這兩句：

燕山雪花大如席，片片吹落軒轅臺。¹²⁾

11) 見胡戟：〈唐代度量衡與畝里制度〉，河南省計量局編，《中國古代度量衡論文集》，第309-310頁。

很多人說，雪花再大，也不會像席子那麼大，這是當然。不過，李白以「如席」來形容燕山的大雪，使用了「如」字，已經說明了自己在用比喻，比喻的事不能當作真實，所以，燕山的雪花是不是真的和一張席子同樣大小，何必計較呢？但我們可以不必這樣解釋，因為李白這首詩是樂府體的雜曲歌辭，他採用了樂府詩需要的誇飾，營造出電影效果，更符合樂府體裁的本色。請看全詩：

燭龍棲寒門，光曜猶旦開。日月照之何不及此，惟有北風怒號天上來。燕山雪花大如席，片片吹落軒轅臺。幽州思婦十二月，停歌罷笑雙蛾摧。倚門望行人，念君長城苦寒良可哀。別時提劍救邊去，遺此虎文金鞞釵。中有一雙白羽箭，蜘蛛結網生塵埃。箭空在，人今戰死不復迴。不忍見此物，焚之已成灰。黃河捧土尚可塞，北風雨雪恨難裁。¹³⁾

細讀此詩，乃是以女子丈夫戰死為故事情節，以這名思婦的立場寫成的，這樣的作品，用的是古樂府體制。內容可分成四段，從「燭龍棲寒門」到「片片吹落軒轅臺」，想像燕山苦寒風怒。從「幽州思婦十二月」到「念君長城苦寒良可哀」，寫此婦思念戍守長城的丈夫。從「別時提劍救邊去」到「人今戰死不復迴」，寫此女的丈夫已經戰死，物是人非。從「不忍見此物」到「北風雨雪恨難裁」，把怨恨都放在雪上。看到最後，便不難理解為何前面要寫「燕山雪花大如席」，把雪花誇大到像席子一樣，原來被怨恨的重點，就是這場大雪。整體來看，這一首是標準的「樂府體」詩歌，李白把場景做得十分電影化，更何況雪花是全篇中被加重描寫之物，為它加上特效，是理所當然之事。

李白在樂府體詩使用了憑空設計的誇大的特效，不能解釋為李白在非樂府體的古詩體系作品裡，也會憑空設計而誇大，這一點，請務必注意。至於宋代以後，有不少詩人以李白這一句為典故，直接抄用全句，或是摘取詞彙來使用，這些情形，累累而見，都屬於用典。¹⁴⁾ 凡是割取前人詞彙來用典的作法，從根

12) 見《全唐詩》，第162卷，第1688頁。

13) 同前註。

14) 如南宋·陸游撰，錢仲聯校注：〈月下野步〉，《劍南詩稿校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第3冊，第1615頁：「雪花如席登祁連」，「雪花如席」是用典，「登祁連」本無其事，

本上就已經離開了真實書寫，作為讀者，我們當然不必將它視為寫實。進行現地研究時，如果判斷它是用典，也會考慮用典的手法，不會直接採取為實物證據。

如上所論，唐人寫作非樂府體的詩篇，並不會使用今人所謂「虛構想像」來創作，當代有些學者總是以「詩，畢竟包涵了詩人的想像」為由，自師我心，隨便以「虛構想像」來詮釋唐詩。其實，說「想像」，不過是詮釋者自我美化罷了，不如直接承認那就是「望文生義」式的「臆測」。下一節，我們再以王維〈終南山〉詩的「連山到海隅」句為例，深入觀察諸家誤注的來源。

3. 「連山到海隅」的真實

王維〈終南山〉云：

太乙近天都，連山到海隅。白雲迴望合，青靄入看無。分野中峰變，陰晴眾壑殊。欲
投人處宿，隔水問樵夫。¹⁵⁾

終南山，位於陝西省中部，唐代的西京長安在其北。終南山又名太乙、太一、太白、秦嶺，幅員廣大，唐詩中稱為終南山的，東起藍田縣輞川谷口以東的山嶺，西經西安市南的長安縣、鄠縣所在諸谷、更西到盩厔縣、郿縣、寶雞市的連續山脈，都可以稱為終南山。因此，要判斷這一首詩題的「終南山」究竟是指那一段，並非易事。《四部叢刊》所收的《須溪先生校本唐右丞集》是最早的王維詩版本，書中將本詩置於〈山居即事〉、〈早秋山中作〉、〈戲題盤石〉之後，〈田園樂七首〉、〈田家〉之前，¹⁶⁾ 似認為這首詩所寫的是輞川

這首詩從第三句以後都是想像河山光復之後，自己回到北方的情景，是陸游自創的筆法，不與唐人之詩相同。詩到北宋以後，出現了大量運用古人詞語作為典故而忽視自己身邊真實的作法，黃庭堅固其尤甚者，陸游更是其中失真最嚴重的詩人之一。

15) 見唐·王維撰，《須溪先生校本唐右丞集》，（臺灣：臺灣商務印書館，1979年，《四部叢刊正編》集部第33冊），第4卷，第9b頁。又，此本「太乙」作「太一」，字不同而意同。《四部叢刊》《須溪先生校本唐右丞集》是最早的版本，書中第4卷，第9b頁，

谷口段之終南山。明·顧起經《類箋王右丞詩集》和清·趙殿成《王右丞集箋注》，也有這種傾向。當然，也有可能是他們在編次時，只是想把和終南山有關的詩緊靠在一起，並未深思個別內容的排列需要。

我認為這首〈終南山〉詩，是寫唐代西京長安正南方的這一段山區。理由是，王維有別業在輞川谷口，「輞川谷口」一名「終南谷口」，王維的別業就叫「終南別業」。¹⁷⁾ 如果此詩寫的是這裡，那麼，此地的水只有一條，就是輞水，他渡過輞水後，才幾百米就可以走到自己的別墅，何必再「投人處宿」，所回去的既是自己的家宅，也不必「隔水問樵夫」了。如果這首詩寫的是盩厔縣樓觀鎮或以西的方位，離長安頗遠，與首句「太乙近天都」不合。而且，長安正南的山谷，個別的呈現南北走向，也符合「陰晴眾壑殊」的眼前景。所以，本詩所寫的終南山，可確定是在長安正南方的山谷，這裡離皇都最近，正是太乙近天都的寫照。以後韓愈作〈南山詩〉，他第一次登終南山失敗的路線，也是在這裡。¹⁸⁾

這首詩的目的，既是遊山，也是讚頌終南山的詩，首聯「太乙近天都，連山到海隅」，起得氣象正大，太乙是終南山的別名，天都即皇都西京。「連山」句，在後文解說。「白雲迴望合，青靄入看無」，寫峰嶺之高，白雲之深，沒有問題；「分野中峰變」，指出終南山是秦蜀兩大地理分野的分界線；「陰晴眾壑殊」，前文說過，終南山接近長安的一面，山谷呈現南北走向，東向得日而陽，西向背日成陰。最後兩句寫來游之事，隔水問樵夫，乃兼問路徑與宿處。

16) 同前註。

17) 參見簡錦松：《王維「輞川莊」與「終南別業」現地研究》，《中正漢學研究》第20期，頁77-110，2012年12月。

18) 見韓愈：〈南山詩〉，《全唐詩》，第336卷，第3763頁。韓愈第一次登終南山失敗之旅，見下引詩句「……前尋徑杜墅，岔蔽畢原陋。崎嶇上軒昂，始得觀覽富。行行將遂窮，嶺陸煩互走。勃然思拆裂，擁掩難恕宥。巨靈與夸娥，遠賈期必售。還疑造物意，固護蓄精祐。力雖能排幹，雷電怯呵詬。攀緣脫手足，蹭蹬抵積磔。茫如試矯首，壘塞生恂茂。威容喪蕭爽，近新迷遠舊。拘官計日月，欲進不可又。因緣窺其湫，凝湛閱陰獸。魚蝦可俯掇，神物安敢寇。林柯有脫葉，欲墮鳥驚救。爭啣鸞環飛，投棄急哺覈。旋歸道回睨，達枿壯復奏。吁嗟信奇怪，恃質能化貿。……」杜墅、畢原、靈湫三地，都在長安城南。

關於「分野中峰變」，顧起經《類箋王右丞詩集》注得很好：

王維題終南詩曰：「星野中峰變，陰晴萬壑殊」，謂中峰之北為雍界，為井、鬼；其南為梁為荊，為翼、軫，足以見茲山之大矣。¹⁹⁾

分野之說，出於古代用二十八星宿各主諸侯之分野，已經成為士人的常識，詩文中運用得相當廣泛。顧注所引用的是《史記·天官書》云：「觜觿、參，益州。東井、輿鬼，雍州。……翼、軫，楚之分野，荊州也。」²⁰⁾ 終南山之北，古為雍州之地；終南山之南，東為荊楚，西為漢中；漢中，古為益州地。所以，「分野中峰變」就是說：「以終南山的中峰為分野界限：北有東井、輿鬼，是秦之分野；東南有翼、軫，乃楚之分野；西南有觜觿、參，是漢中之分野。」很簡單的五個字，就把終南山的地理特徵穩妥的說明了。

從上述分析看來，這首詩本來並不難讀，難解的是後人不知道唐代的地理觀，憑著自己的臆斷，把這一句「連山到海隅」，誤為「想像」之語。霍松林先生就曾說：

終南山西起甘肅天水，東止河南陝縣，遠遠未到海隅。說它「接海隅」，固然不合事實，說它「與他山連接不斷，直到海隅」，又何嘗符合事實？然而這是寫遠景，從長安遙望終南，西邊望不到頭，東邊望不到尾。……用「連山接海隅」寫終南遠景，雖誇張而愈見真實。²¹⁾

劉學鍇《唐詩選注評鑒》一書，引用中國社科院文學研究所編撰的《唐代文學史》說：

19) 見唐·王維撰，宋·劉辰翁評、明·顧起經註，《類箋王右丞詩集》，（濟南：齊魯書社，1996年，《四庫全書存目叢書》集部第9冊，影印嘉靖三十五年(1556)錫山顧氏奇字齋刊本），第4卷，第29a-30a頁，總頁，集9-338頁。

20) 見西漢·司馬遷撰，唐·司馬貞索隱，張守節正義：〈天官書〉，《史記》（北京：中華書局，1982年），第27卷，第1330頁。

21) 見霍松林：《「意餘于象」一例——說王維〈終南山〉》，《文藝理論研究》，1981年第3期，第83-86頁。

終南山並不延伸到海邊，說「接海隅」自然是一種誇張，但這種誇張的想像卻跟居高望遠分不開。²²⁾

劉書引用了《唐代文學史》的大段文字，顯示他十分讚賞這種說法。

李雲逸在〈試析王維〈終南山〉〉中說：

次句「連山到海隅」，接得雄偉飛動，筆力扛鼎。作者像是凌空俯視，把諾大的一座秦嶺山脈，整個地攝入鏡頭，先給讀者一個總體的、概括的印象，一個到字，化靜為動，生動地傳達出群山糾紛，層層疊疊，迤邐千里，向遙遠的天際伸展開去的氣勢。這裡要說明的是，終南山並不到海，「到海隅」是作者聯想他與別的山相接，綿延而至海濱，這是虛(主觀想像)、實(實際所見)結合之筆。有了這樣騰挪躍動的一筆，就把終南山所在的空間開拓的更遼闊，從而更有利地突出了造物神功獨運的偉力，以及這偉力使詩人不勝驚異與讚嘆的神情。²³⁾

李雲逸使用「聯想」及「主觀想像」、「虛實結合」，說法更見靈活，但實際上和前人並無差別。

葉嘉瑩也說這一句詩，「只是在直覺上有一種想象」，她說：

接著，「連山到海隅」。「連山」是說山勢連綿不斷，你看桂林的山都是一座一座孤立的山峰，終南山不是這樣的，它的連綿一直到「海隅」。「海隅」就是海角，其實按照地理上講，終南山根本沒有連接到海，可是你在長安附近望終南山，你望不到它的盡頭，你的視野不能達到很遠的地方，你只是在直覺上有一種想象，以為像這樣連綿不斷的山，一定會直通到海邊的，所以說「連山到海隅」，他只是極言其廣遠的意思。²⁴⁾

接著她又說：

22) 見劉學鍇撰，《唐詩選注評鑒》(鄭州：中州古籍出版社，2013年)，第332頁。

23) 見李雲逸撰：《試析王維〈終南山〉》，《唐代文學》第1期，西北大學學報編輯部，1981年1月，第172-175頁。

24) 見葉嘉瑩撰：〈盛唐詩人之二一王維〉，《葉嘉瑩說初盛唐詩》(北京：中華書局，2015)，第196-197頁。

像這樣的誇大在科學上或許是不真實的，但在詩人的感覺上是真實的。王維的這兩句詩同樣是誇大，既把山寫得這麼高，又把山寫得這麼遠，這樣就在藝術上形成了一種張力、一種聲勢，而他用這種誇張的聲勢就把終南山的崇高偉大表現出來了。

以上四人都是唐詩鑒賞的名家，四人眾口一辭地說「連山到海隅」之句是「想像」的，讀者若是不相信，就未免太頑固了。尤其是葉嘉瑩，她連續用了「像這樣的誇大在科學上或許是不真實的」、「誇張的聲勢就把終南山的崇高偉大表現出來了」來讚美這句詩，但是，被讚美的條件，竟然是因為「不真實」和虛假的「誇大」、「誇張」才變成好詩，真是令人匪夷所思。

回到古今王維詩的注本來看，王維詩集有三個注本，最早的是明·顧起經《類箋王右丞詩集》，引用了《呂氏春秋》、《爾雅》、《謝靈運詩》來注「海隅」兩字的出處，指其意為「東方海隅」，²⁵⁾而沒有進一步的說明。

其次是清人趙殿成的《王右丞集箋注》，他在注釋中並沒有增加什麼新義，但他引述了友人王琦(字琢崖)的評論，其言云：

王友琢崖嘗闢之曰：「……次句是言其與他山連接不斷，直至海隅耳，文意極明顯。乃或謂終南在陝境，去海極遙，到海隅者，形容之辭。如此則必指東方之海隅而言，則齊魯之間，豈有終南之拳石在者，是失之拘執矣。」²⁶⁾

王琦這段話可分為前後兩半，前半自「次句是」至「極明顯」，是直接敘述，重點在「與他山」三字。生活在清代的王琦沒有「想像虛構」的觀念，他想到若是現實地理，終南山脈並沒有連接到東方海隅，所以作出了這個解決的辦法，說「連山到海隅」這句詩，不是指終南山本身到海隅，而是終南山連接著的其他山脈，一直相接到海邊。

後半自「乃或謂」至「失之拘執矣」，是批評其他人的說法。趙殿成引述王琦的話有四個主題，其中三個都是反駁《類箋王右丞詩集》的，這一段不知道

25) 同註16。

26) 唐·王維著，清·趙殿成箋注，《王右丞集箋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61年)，第7卷，第124-125頁。

批評的是誰。《類箋王右丞詩集》注「海隅」雖然明指東方海隅，但文字簡略，語意不明，王琦如果批駁他，未免無的放矢。王琦自己的意思也不清楚，主要是「形容之辭」四字的語意難明。²⁷⁾不過，從文末的感歎詞看來，被批評者應是以終南山連接到東方海隅來處理的。

今人陳鐵民的《王維集校注》則說：

句謂山峰接連不斷，直到海邊。按：終南山本不及海，這樣寫是誇張的說法。又趙殿成注謂王琦釋此句為「與他山連接不斷，直至海隅」，意亦可通。²⁸⁾

他不否定趙殿成和王琦的「與他山連接」之說，但他自己認為這句詩就是虛寫終南山的山峰接連不斷而已。然後他再下按語：「終南山本不及海，這樣寫是誇張的說法」。陳鐵民似乎沒有發現，王琦所批評的，正是他現在的主張。

其實，王琦和陳鐵民都注意到了「終南山距海甚遠」，但是兩人的處理方法完全不同，其區別的關鍵點在於王琦是清朝人，沒有現代西方文學的「虛構想像」觀念，當他明確發現終南山不可能延伸到東方海隅的時候，只會想出「與他山連接不斷，直至海隅耳」，讓這個句子的敘述不違真實。陳鐵民根本不在意「山峰接連不斷，直到海邊」是不是真實，因為他已經把「虛構想像」的標牌，掛在王維身上了。

當我們看到霍松林、劉學鍇、李雲逸、葉嘉瑩、陳鐵民等五位先生，都很輕鬆而自然地用「虛構想像」來解釋他們所無法解開的詩句時，難道不覺得是有某種屬於當代的集體觀點，在他們身上起了作用嗎？請停下腳步，再回顧這首詩：

太乙近天都，連山到海隅。白雲迴望合，青靄入看無。分野中峰變，陰晴眾壑殊。欲投人處宿，隔水問樵夫。

27) 「形容之辭」四字，語意不明。據宋寧宗嘉定八年(1215)九月初明堂日，吳泳繳進〈明堂御劄狀〉，其中有句云：「粵自近歲詞臣所撰詔赦，類多頌美形容之辭，而少愛人惻怛之意」，乃指表象敷衍的文辭。見清·清高宗敕撰：〈郊社考·明堂〉，《續文獻通考》(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7年)，《十通》第8種，第68卷，第3425a頁。

28) 見《王維集校注》，第2卷，第193-195頁。

王維的寫法，首聯先以堂堂正正之陣，從終南山的全體認知落筆；頷聯才寫到遙看山色，頸聯寫到入山所見，末聯問宿，即將宿於山中，層次井然。一二句並非寫景，也不是虛構想像，而是在敘述終南山的地位。

王維是怎樣藉由這兩句來說明「終南山的地位」呢？原來，這與唐人的地理知識有關。

唐代官方的說法，是把終南山視為國家的地理中心，名為「終南地絡」。他們以「南戒」和「北戒」的觀念，把全國的山脈，分為兩條主要幹線，稱為「南紀」和「北紀」。「北紀」從西北的黃河源頭東下，來到「終南地絡」，是為終南地絡的陰嶺（北面山嶺），然後東出華山、逾黃河，綿亙經山西、河北，東出長城，一直到濊貊、朝鮮入海。「南紀」由四川的岷山向東北延伸，來到「終南地絡」，是為終南地絡的陽嶺（南面山嶺），之後，又連結到華山，並且向南經商山、熊耳等山脈，直到漢水上的眾山，越過長江，入衡陽、五嶺，最後在浙東、福建入海。說見《新唐書》的〈天文志〉：

貞觀中，淳風撰《法象志》，因《漢書》十二次度數，始以唐之州縣配焉。而一行以為，天下山河之象，存乎兩戒。北戒，自三危、積石，負終南地絡之陰，東及太華，逾河，並雷首、底柱、王屋、太行，北抵常山之右，乃東循塞垣，至濊貊、朝鮮，是謂北紀，所以限戎狄也。南戒，自岷山、蟠冢，負地絡之陽，東及太華，連商山、熊耳、外方、桐柏，自上洛南逾江、漢，攜武當、荊山，至于衡陽，乃東循嶺徼，達東甌、閩中，是謂南紀，所以限蠻夷也。故《星傳》謂北戒為「胡門」，南戒為「越門」。²⁹⁾

與上文相似的記載，在《舊唐書》裡也有，但分散在各卷，取用不易。《新唐書》的記載相對地簡潔明白，所以此處舉它為證。僧一行提出以終南山為中心，將全國山河分為南北兩戒，就全局來說，確有宏大的氣象。東甌用古名，今浙東溫州，閩中即福建，二地作為南紀結束點，皆濱海。濊貊為古國名，又，唐滅高麗後封其後人為朝鮮王，名為濊貊、朝鮮，實指大同江以北之高麗故地；唐安東都護府管轄此地，故僧一行以東至濊貊、朝鮮為北紀入海的終點。至於

29) 見北宋·歐陽修、宋祁等撰：〈天文志一〉，《新唐書》（北京：中華書局，1975年），第31卷，第817頁。

北紀與南紀所列舉的都是名山之號或山脈所至之地名，中間也有並不相連之處，一行和尚所論的是地脈的大勢，局部性的不相連，應不是他所考慮的。

在《全唐詩》、《全唐文》中，「南紀」的運用頗為多見，「北紀」又稱「北維」，只有一見，大概是因為唐代詩人主要的旅行方向是南方之故，例如：

李嶠〈攀龍臺碑〉：「戢耀南紀，遷神北維。」³⁰⁾ 攀龍臺碑的主人，去世前為荊、峽、澧、朗、岳、果、松等七州諸軍事，荊州大都督，故稱「戢耀南紀」，死後歸葬山西太原，故稱「遷神北維」，「北維」就是「北紀」。

李百藥〈渡漢江〉：「東流既瀾瀾，南紀信滔滔」³¹⁾，指漢水。

孟浩然〈秋日陪李侍御渡滋江〉：「南紀西江闊，皇華御史雄」³²⁾，指荊南之長江。

杜甫〈後苦寒行二首 其一〉：「南紀巫廬瘴不絕」³³⁾，指夔州。

杜甫〈暮春江陵送馬大卿公恩命追赴闕下〉：「北辰徵事業，南紀赴恩私」³⁴⁾，指荊州。

韓愈〈復志賦〉：「當歲行之未復兮，從伯氏以南遷。凌大江之驚波兮，過洞庭之漫漫。至曲江而乃息兮，逾南紀之連山。」³⁵⁾ 寫幼時隨伯父南渡長江，過洞庭湖，一直旅行到嶺南的經驗，曲江縣已在南紀之南。

杜牧〈奉送中丞姊夫儔自大理卿出鎮江西〉：「惟帝憂南紀，搜賢與大藩」³⁶⁾，指江西觀察使，在南昌。

這七個例子，從初唐跨越到晚唐，詩文皆有。可見僧一行的山河兩戒(南紀、北紀)地理觀，對唐人而言，是很平常的事。王維既然以「終南山」為題，一起筆又從「太乙近天都」寫起，當然要表現出終南山在全國視野下的大形勢，那麼，他採用僧一行的山河兩戒說，事屬必然。終南山既然以「終南地絡」的身分，為天下山川的中心點，由此出發，不論南紀的終點東甌閩中，或是北紀的終點

30) 見《全唐文》，第249卷，第2515a-2522b頁。

31) 見《全唐詩》，第43卷，第533頁。

32) 見《全唐詩》，第160卷，第1646頁。

33) 見《全唐詩》，第222卷，第2365頁。

34) 見《全唐詩》，第232卷，第2557頁。

35) 見《全唐文》，第547卷，第5542b-5543a頁。韓愈把曲江稱為「逾南紀」，不過，《全唐詩》第222卷，第2354頁，杜甫〈八哀詩 故右僕射相國張公九齡〉詩中卻說：「相國生南紀」，張九齡是曲江人，杜甫為了尊敬他，把南紀以外的曲江都說成了南紀，可以視為特例。

36) 見《全唐詩》，第524卷，第5991頁。

濊貊朝鮮，都是到海邊為止，所以「連山到海隅」，完全是寫這種地理知識之真，一絲一毫也沒有「虛構想像」的空間。

《新唐書》、《舊唐書》並非僻書，宋人陳經的《尚書詳解》，³⁷⁾ 曾用山河兩戒說來解釋《尚書》的〈禹貢〉篇，明人更曾利用《新唐書》的文字說明，繪出〈唐一行山河兩戒圖〉，收入明·王圻的《三才圖會》³⁸⁾，到了清初雍正元年(1723)，徐文靖撰《天下山河兩戒考》，除了解說兩戒的山川之外，也畫了一張〈山河兩戒圖〉，經筆者仔細查核，與前述王圖並非同一幅。³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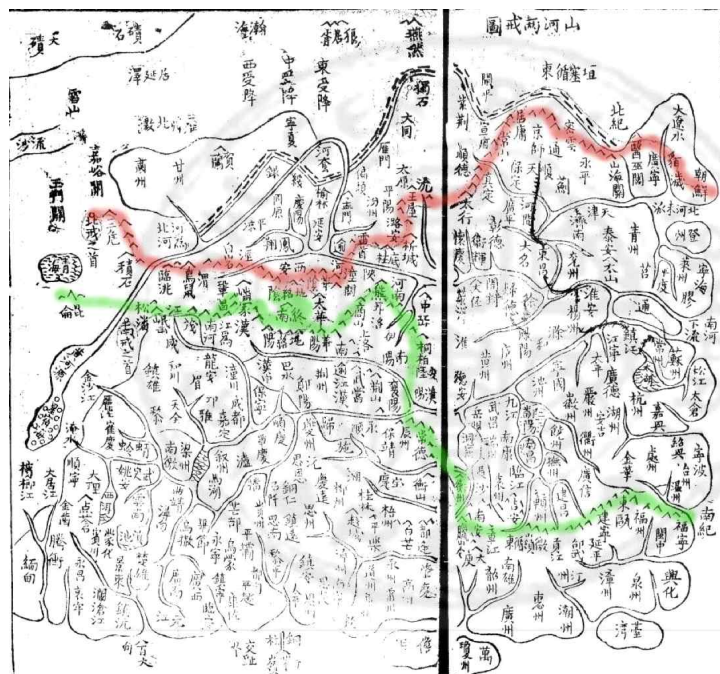


圖5 徐文靖〈山河兩戒圖〉，圖中紅線為北戒，綠線為南戒，為筆者所著色。

37) 見南宋 陳經：〈夏書 禹貢〉，《尚書詳解》，刻本，清乾隆敕刻武英殿聚珍本，第6卷，第1a-1b頁。
 38) 見明·王圻撰：〈唐一行山河兩戒圖〉，《類書三才圖會》，第二函，第15卷，第59a-61a頁，明萬曆37年王圻刻，崇禎年間王爾賓重修，清雍正乾隆間黃晟槐蔭草堂後印本。
 39) 見清·徐文靖撰：〈山河兩戒圖〉，《天下山河兩戒考》，卷首，第27頁，清雍正元年(1723)原刊本，現藏臺北國家圖書館。

此外，晚明王士性的《廣志繹》、⁴⁰⁾和清代錢大昕考訂的《攝山志》，⁴¹⁾以及《大明一統志》、《大清一統志》、《陝西省通志》等官書，都引用過一行的山河兩戒說，「終南地絡」一詞，對明清文人並不陌生。不知道顧起經、趙殿成等人注王維詩的時候，為何不知此事？最終只能憑藉著空頭臆測，作成了自誤誤人的注釋。

明清之際，王夫之作《唐詩評選》，也沒有看到山河兩戒說，所云：「『連山到海隅』，非徒為窮大語，讀〈禹貢〉自知之。」⁴²⁾所謂「非窮大語」，就是「非夸大語」。船山認為「連山到海隅」並非夸大語，他又提到〈尚書·禹貢〉，也算是比較接近了王維的本意。但是，〈禹貢〉多言水、少言山，文中談到終南山，只有「荆岐既旅，終南惇物，至于鳥鼠」一語，⁴³⁾而終南、惇物、鳥鼠，三者都是山名，換言之，並沒有對終南山作出任何討論，因此，用〈禹貢〉來解釋「連山到海隅」，說得太遠了，沒有實質意義。

4. 結論

本文旨在破除時人好以「虛構想像」解讀中國古典詩的迷思。

主要論述分為兩節，第一節著重在解釋為何「虛構」與「想像」不宜用於談非樂府體詩，先從中國古典詩分為「樂府系統」與「非樂府系統(又稱古詩系統)」談起，以〈陌上桑〉與「白髮三千丈」、「飛流直下三千尺」、「一川碎石大如斗」、「燕山雪花大如席」等詩例，作了簡明的申論。第二節以王維〈終南山〉詩的「連山到海隅」之句為討論的中心，指出本句是基礎於唐代地理知識的完全寫實，駁斥今人以「虛構想像」解說此詩句的錯誤。

40) 見明·王士性撰：〈方輿崖略〉，《五嶽遊草·廣志繹》(北京：中華書局，2006年)，第1卷，第1頁。

41) 見清·陳毅輯、汪志伊刪補、錢大昕考訂：〈攝山舊志歌序〉，《攝山志》，卷首，第6b-8b頁，清乾隆五十五年蘇州府署雕板。

42) 見清·王夫之撰，《船山全書》(長沙：岳麓書社，1996)，第14冊，《唐詩評選》卷3卷，第1001頁。

43) 見不著撰人：〈禹貢〉，《斷句十三經經文·尚書》(臺北：臺灣開明書店，1991年)，第6頁。

參考文獻(分類後, 依著者姓氏拼音排列)

古籍

- 周. 不詳撰人, 開明書店編, 《斷句十三經經文》, 臺北: 臺灣開明書店, 1991年。
- 清. 董誥等奉敕編, 《全唐文》, 北京: 中華書局, 1983年。
- 清. 陳毅輯, 汪志伊刪補, 錢大昕考訂, 《攝山志》, 清乾隆五十五年蘇州府署雕板。
- 南宋. 陳經, 《尚書詳解》, 刻本, 清乾隆敕刻武英殿聚珍本
- 清. 高宗敕撰, 《續文獻通考》, 臺北: 臺灣商務印書館, 1987年, 《十通》第8種。
- 南宋. 陸游撰, 錢仲聯校注, 《劍南詩稿校注》,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5年。
- 北宋. 歐陽修、宋祁等撰, 《新唐書》, 北京: 中華書局, 1975年。
- 清. 彭定求等編, 《全唐詩》, 北京: 中華書局, 1960年。
- 清. 徐文靖撰, 《天下山河兩戒考》, 清雍正元年(1723)原刊本, 現藏臺北國家圖書館。
- 西漢. 司馬遷撰, 唐. 司馬貞索隱, 張守節正義, 《史記》, 北京: 中華書局, 1982年。
- 清. 王夫之撰, 《船山全書》, 長沙: 岳麓書社, 1996年。
- 明. 王圻撰, 《類書三才圖會》, 明萬曆37年王圻刻, 崇禎年間王爾賓重修, 清雍正乾隆間黃晟槐蔭草堂後印本。
- 明. 王士性撰, 《五嶽遊草. 廣志釋》, 北京: 中華書局, 2006年。
- 唐. 王維撰, 《須溪先生校本唐右丞集》, 臺灣: 臺灣商務印書館, 1979年, 《四部叢刊正編》集部第33冊。
- 唐. 王維撰, 宋. 劉辰翁評, 明. 顧起經註, 《類箋王右丞詩集》, (濟南: 齊魯書社, 1996年, 《四庫全書存目叢刊》集部第9冊, 影印嘉靖三十五年(1556)錫山顧氏奇字齋刊本。
- 唐. 王維撰, 清. 趙殿成箋注, 《王右丞集箋注》,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1961年。

今人論著及網路資源

- 丁福保編, 《清詩話》,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1978年。
- 河南省計量局編: 《中國古代度量衡論文集》, 鄭州: 中州古籍出版社, 1990年。
- 霍松林撰: 《「意餘于象」一例—說王維〈終南山〉》, 《文藝理論研究》, 1981年第3

期, 第83-86頁。

簡錦松：《王維「輞川莊」與「終南別業」現地研究》，《中正漢學研究》第20期，2012年12月，第77-110頁。

簡錦松：《「指物寫實」與「依詩求證」—唐詩現地研究作法舉例》，《成大中文學報》，第37期，2012年6月，第37-80頁。

簡錦松：《親身實見—杜甫詩與現地學》，高雄：國立中山大學出版社，2018年。

簡錦松：《唐代「非樂府題七言轉韻體詩」的創體意義》，韓國《東亞文化》第51輯，2012年12月，第273-331頁。

遂欽立輯校：《先秦漢魏晉南北朝詩》，北京：中華書局，1983年。

李雲逸撰：《試析王維〈終南山〉》，《唐代文學》第1期，西北大學學報編輯部，1981年1月，第172-175頁。

劉學鍇撰：《唐詩選注評鑿》，鄭州：中州古籍出版社，2013年。

楊際平：《唐代尺步、畝制、畝產小議》，《中國社會經濟史研究》，1996年第2期，第32-44頁。

葉嘉瑩撰：《葉嘉瑩說初盛唐詩》，北京：中華書局，2015年。

中央研究院：《漢籍電子文獻瀚典全文檢索系統》，臺北：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網址為：<http://hanji.sinica.edu.tw>）

中華民國參謀本部陸地測量總局製作，《五萬分之一尺地形圖》，製作年份自1913年至1938年不等，現藏中國國內政部。

Abstract

Surmise and Authenticity -- On the Interpretation of the Verse “The Continuous Mountain in Chang’an Reaches Out to the Sea in the East”

Chien, Chinsung

Many epidemic misunderstandings of the authenticity of Tang poems nowadays arise due to two reasons. First, western modern literary theories are widely accepted by scholars who apply them to the interpretation of Chinese classical literature. Second, critics since Song and Ming dynasties often confused Yue-Fu with non-Yue-Fu poems. The former demand exaggerative rhetoric, which is also incorrectly used for the interpretation of non-Yue-Fu poems. This paper, based on the exemplification, argues that fiction and imagination necessary for Yue-Fu poems does not go for non-Yue-Fu poems. Take the verse in Wang Wei’s *Zhongnan Mountain* as example, “The Continuous Mountain in Chang’an Reaches Out to the Sea in the East” is a realistically geographic writing which is authentic, other than the interpretation by scholars today as “fictional imagination” which is surmise.

Key words : Tang poems; Wang Wei; fiction; imagination; authenticity

투 고 일 : 2018. 1. 10. / 심 사 일 : 2018. 1. 15.~ 2018. 2. 15. / 게재 확정일 : 2018. 2. 20.